

汉语外来语最小词限制条件 MinWd 的研究 ——基于短语重音视角

袁 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摘 要: 目前音系学中的 MinWd 限制条件过于笼统, 应该细化, 应按照外来语的词类将其细分为 MinN, MinV 和 MinA 三种情况。这是因为不同的词类在常用短语中携带的重音不同, 因此, 不同词类通常所包含的音节数即词长也应不同。通过具体音译外来语的分析提出, 原来的 MinWd 应以逻辑布尔合取关系将子限制条件组织起来。

关键词: 汉语外来语; 最小词限制条件; 词长; 限制条件的合取; 短语重音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14) 01-0089-05

Research on the MinWd Constraint for Chinese Loanwords: Based on Phrasal Stress Perspective

Yuan Y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aditional MinWd Constraint in phonology should be broken into three sub-constraints, namely MinN, MinV and MinA, according to the parts of speech of the word concerned, because different word category tends to contain different number of syllables in response 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stress they commonly bear; e. g. an object NP tends to attract more stress than a head V. The three sub-constraints are claimed to combine into a complex constraint in a Boolean conjunction rel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some transliterated loanwords used in Chinese.

Key words: Chinese loanwords; MinWd constraint; word length; constraint conjunction; phrasal stress

一、引言

汉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 哪一类平均词长最长? 对此, 刘丹青给出了一个统计结果, 即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平均词长依次递减, 刘丹青从语义及双音节化方面做了简要的解释。^{[1]112-119} 笔者认为, 以上词类平均词长的不同, 源于它们在常用短语内所携带重音的差异。将汉语词类与词长的这种关系投射到外来语最小词长(MinWd) 研究中, 不同词类的外来语应该有不同的最小词限制条件, 从而对被混为一谈的 MinWd 限制条件进行细化($\text{MinWd} = [\text{MinN} \wedge \text{MinV} \wedge \text{MinA}]_{\text{LOANWORD}}$)。与此同时, 笔者对外来语本地化中的优选论限制条件等级体系进行

了丰富和发展。

汉语对外来语进行音节改造的规律已有若干研究。^[2-4] 张吉生在优选论理论框架下总结和提出了相关的 7 个限制条件及其在评估器内的排序。^{[3]29}

* COMPLEX, CODA-CON $\gg$ MinWd $\gg$ MAX-IO(ST), MAX-IO(O) $\gg$ DEP-IO $\gg$ MAX-IO(1) 其中: * COMPLEX 为汉语中不允许有辅音丛, 即两个辅音之间一定有一个元音; CODA-CON 为汉语普通话每个音节的韵尾只可能有两种辅音, 即 /n/ 和 /ŋ/; MAX-IO(ST) 为要尽量保存响声度(sonority) 比较高, 能明显觉察得到的音段^[5-6]; MAX-IO(O) 为要求来源语中音节的韵首(onset) 在接受语(汉语) 中保持不变; DEP-IO 为限制增加音段; MAX-IO 为限制删除音段^[7]。

收稿日期: 2013-03-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09YJA740010)

作者简介: 袁野(1965—), 男, 辽宁丹东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

MinWd 这个限制条件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不同学者对它的论述也尚未统一。Yip 首先给出了汉语的 MinWd 描述,即倾向于“最小为双音节的输出”(preference for minimally bisyllabic output($[\sigma\sigma]_{\text{MINWD}}$))。^{[2]263} 张吉生将 Yip 关于 MinWd 的论述总结为:如果源语是单音节则引入汉语后通常变成双音节,如果源语是双(多)音节则引入汉语时音节数不再增加。^{[3]11} 笔者认为,Yip 和张吉生对外来语词长的研究并不全面,只局限于名词外来语,忽略了汉语中的动词及形容词外来语,而它们的词长规律与名词外来语不同,如包括 MinWd 在内的评估器(1)就无法解释目前常用的单音节动词外来语“拷”(copy)、“当”(download)和“卡”(cut),以及形容词外来语“嗨”(high)和“蔻”(cute)等。^{[2]261—291[3]25—32} 事实上,海外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了不同词类的韵律表现问题,如 Smith。^{[8]2439}

二、最小词限制条件的 MinWd-2 μ 与 MinWd-2 σ 之分

最小词限制条件 MinWd 最早是由 McCarthy 和 Prince 提出的,是指世界上大量语言的最小词都是双莫拉音步(bimoraic foot)。^[9] 这里双莫拉可以是一个单一的重音节,也可以是两个轻音节,即($_{\text{F}}[\mu\mu] = \{_{\text{F}}[\bar{\sigma}]_{\text{F}}[\check{\sigma}\check{\sigma}]\}$)(其中: $\{\}$ 里的内容为两种可能的音步的集合; μ 为莫拉; $\bar{\sigma}$ 为重音节,含两个 μ ; $\check{\sigma}$ 为轻音节,含一个 μ)。为区分起见,笔者将 McCarthy 和 Prince 的最小词限制条件称作 MinWd-2 μ ,将 Yip 和张吉生的最小词为双音节的限制条件称作 MinWd-2 σ 。

汉语的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除个别轻音字外每个汉字都是双莫拉。普通话经过双音节化这一历史过程已经较少使用单音节词。^[10] 因此,多数普通话的外来语遵从 MinWd-2 σ 最小词假设。然而,汉语也存在一定的单音节动词及形容词外来语,甚至有研究发现当代汉语有一种单音节化的逆流。^[11] 如以下很流行的动词及形容词口语词:傍、毙、潮、炒、盖、火、靛、侃、啃、款、撂、溜、牛、爽、铁、宰、攒、贼、逗、整、抽、灭、衰、炫、忒、糗和拽等。另外,使用外来语较多的粤语中更是如此,如动词“叉”(charge,充电)和“泊”(park,停泊),形容词“酷”(cool,冷酷,有型)和“弗”(fit,健康)等。^[12] 很多粤语外来语都已经或正在进入普通话系统,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考察汉语外来语的最小词长究竟遵守 MinWd-2 σ 还是 MinWd-2 μ 限制条件。

三、汉语短语中的重音配置及其对 MinWd 的细化

(一) 重读实义词最大投射规则及汉语短语中不同语类成分的重音配置

近年来,Truckenbrodt 在短语重音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普遍认可,他提出了关于短语重音的“重读最大投射”(Stress-XP)理论,即每一个实义词的最大投射(lexical XP)必须包含一个短语重音;如果一个短语包含两个以上的实义词 XP,则最后的一个重音得到最大加强。^{[13]573}

Truckenbrodt 指出,Stress-XP 理论可以自然地解释论元和附加语之间的差别,以及德语、荷兰语和日语等动词在短语右边界的情形。^{[13]575}

例 1. [What did John do?]

He was [teaching linguistics]_F
Er hat [linguistik unterrichtet]_F
he has linguistics taught

例 2. [What did John do?]

He was [teaching in Ghana]_F
Er hat [in Ghana unterrichtet]_F
he has in Ghana taught

例 1 和例 2 的英语答句中短语重音都落在焦点域的最后一个音韵成分上,这一点符合功能语言学的新旧信息论,如 Halliday 的末尾重音(end focus)观点。^{[14]301} 然而,这里两个德语答句中的短语重音却并不都落在最后的成分。Stress-XP 理论可以自然地给出这样的系统解释,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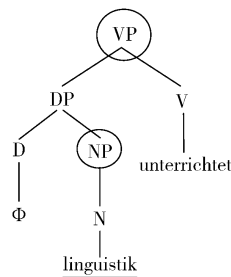


图 1 动宾结构分析

图 1 中的 NP 是实义词最大投射,因此,携带短语重音,同时 NP 是包含于 VP 的,这样通过渗透也同时满足了 Stress-XP 理论对 VP 带重音的要求,不必再要求 DP 的姊妹关系中心语 V 再带重音。对于例 1 中英语短语“teaching linguistics”的重音分配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解释,只是图 1 中的中心语 V 应该处于补足语 DP 的左侧(left-headed)。图 2 中 PP 内部的 NP 是实义词最大投射,带有重音,经渗透 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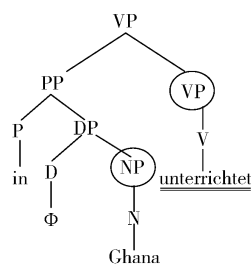


图2 动词及附加语结构分析

也应该带有重音,但是,PP不是姊妹节点VP的论元,并不真正包含于母节点的VP,而是和姊妹节点VP成附加关系,因此,要求动词 *unterrichtet* 也是一个实义词最大投射(VP),带有重音。根据 Selkirk 提出的“语调短语(intonation phrase)中最右边的短语重音最强”(即 Stress-XP 理论的第二方面),后面的VP短语重音最重。^[15]将图2中的VP和PP互换位置后,例2中英语短语“*teaching in Ghana*”的重音分配也很好得到了解释。

Truckenbrodt 的 Stress-XP 理论是普遍语法理论,追求各语言的普适性,因此,其对德语及英语的分析应该同样适用于汉语的同种结构。袁野认为,“种大蒜”和“驾飞机”这样的 V + NP 结构,其短语重音应该表示为_{VP} [V NP],即重音在名词短语NP上。^{[16]29}冯胜利认为,汉语结构的重读部分靠增加音节数来体现,而不是依靠音高变化,因此,这里NP的音节数目只能大于或等于V,由此才不能说“种植蒜”或“驾飞机”。^{[14]73}

“新裤子”这样的短语则应该分析为_{NP} [[AP] [NP]]结构。^{[16]29}与图2类似,AP是NP的附加语,这里主重音落在NP上,而次重音落在AP上,即_{NP} [_{ADJ} [AP] _{HEAD} [NP]],会经常看到AP(这里的“新”)的音节(字)数少于NP(这里的“裤子”)的字数,因此,汉语中经常使用单音节的形容词,但是,由于AP可以带次重音,而[V N]结构的动词不带重音,原则上形容词音节数没有动词受到的限制大。

这种词类和音节数之间的对应关系必然会反映在不同词类外来语的音节截取上,因为外来语的改造(loanword adaptation)需要遵循目的语的音系特征,而且人们日常甚至不去区分外来语和本族语,如中国人说“咖啡”或“博客”的时候,很少去想它们是外来语。

(二) 短语重音视角下 MinWd 限制条件的细化

笔者认为,目前人们对 MinWd 限制条件的认识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没有注意区分不同词类外来语的词长,事实上他们都主要关注了名词,而动词和形容词外来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没有从高于单词的短语层级的角度反观汉语外来语的最小词长。而第三个问题是 Roca 提出的,即 MinWd 是最小结构还是最大结构。^{[3]25}笔者认为,基于不同词类在短语内的重音配置,不同外来语词类应该有不同的最小词长要求,名词偏长,动词和形容词偏短。例如:动词外来语,如“拷”“泊”“秀”(show),形容词外来语,如“酷”“嗨”和“/men/”(man,男人),它们与名词外来语不同,多为单音节,不遵守 Yip 或张吉生的 MinWd-2σ 限制条件。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汉语各词类的最小词长也同时是最优/最常见词长。

因此,建议将汉语 MinWd 细化为三种情形,即 MinN, MinV 和 MinA。

1. 最小名词条件(MinN)

名词外来语的最小及最优形式为双音节(MinWd-2σ),如“威亚”(wire),“拷贝”(copy)和“酒吧”(bar),个别单音节名词外来语是在此基础上的省略,如把“的士”说成“的”,把“酒吧”说成“吧”,还有一些来自港台的外来语,如“秀”和“派”(pie)等。

2. 最小动词条件(MinV)

动词外来语的最小及最优形式为单音节(MinWd-2μ),如“泵”(pump),“秀”“当”和“卡”等。笔者同意 Roca 及 De Lacy 关于最大词的观点,认为汉语动词的音节数既不少于两个莫拉,也很少大于两个莫拉。^{[3]25[17]}

3. 最小形容词条件(MinA)

形容词外来语的最小及最常用形式为单音节(MinWd-2μ),如前面提到的“嗨”和“酷”,以及最新流行的“蔻”。由于笔者已经将[A N]结构中的A分析为带次重音,因此,复音节的形容词外来语,如“罗曼蒂克”(romantic)等也是存在的。笔者认为,“浪漫”是在此音译基础上的意译,但是,这不在笔者的讨论范围。

这三个新的限制条件与原先的 MinWd 之间关系如何?笔者尝试借鉴 Crowhurst 提出的逻辑上的布尔合取(Boolean conjunction)关系,即当且仅当候选项 Cand 同时满足 A 和 B 两个限制条件时,Cand 才满足 A 和 B 构成的合取限制条件(A ∧ B)。^{[18]1456}换言之,只要 Cand 违反了 A 或 B 中的一个限制条件,则违反了整个合取限制条件 A ∧ B。笔者认为,MinN, MinV 和 MinA 这三个限制条件同样可以看做以布尔合取关系统一在评估器(1)的 MinWd 限制条件下,形成了一个复合限制条件[MinN ∧ MinV ∧ MinA]_{LOANWORD}。在一个具体的外来语改造过程中,该外来语的词性只能是 N, V 或 A 中的一种,因此,

只有相对应词性的最小词限制条件(MinN ,MinV 或 MinA) 被激活,对它的违反就可以看做对这三个限制条件的同时违反,即导致整个复合限制条件 Min-Wd 的违反。^{[18]1479}

以计算机领域外来动词“当”为例,演示包括 $[\text{MinN} \wedge \text{MinV} \wedge \text{MinA}]_{\text{LOANWORD}}$ 在内的限制条件在外来语本地化中的作用方式(MAX-IO(ST) 和 MAX-IO (O) 因为在此没有区分性而省略),如表 1 所示。

表 1 外来语动词“当”的音节调整优选论分析

Input: download/daunloud/	* COMPLEX	CODA-CON	$[\text{MinN} \wedge \text{MinV} \wedge \text{MinA}]_{\text{LOANWORD}}$	DEP-IO	MAX-IO
a. / da/			* !		unloud
b. ɔ̃ / daŋ/					loud
c. / daŋlou /			* !?		d
d. / daŋloud /		* !	* ?		
e. / daŋloude /			* !?	e	

输入项是一个动词,因此,复合限制条件 Min-Wd 中只有 MinV 被激活,MinN 和 MinA 处于隐性状态;由于是逻辑合取关系,因此,只要违反了 MinV 就等同于违反了整个复合限制条件。候选项 a 这个单音节形式的韵核为短元音 /a/, 并且没有韵尾,因此,只有一个莫拉,从而违反了 MinV 及整个复合限制条件。候选项 c 实际有的时候也可以接受,但是由于它有两个音节,而 MinV 要求动词最少并且最优为一个音节,因此,该候选项一定程度上(即表 1 中的“?”符号)违反了这里的 MinV 及复合限制条件。这里提出的动词外来语最好是单音节的主张主要针对的是口语体,因为汉语口语中的单音节动词比受到了双音节化较多影响的书面语明显要多。^{[1]112}“克隆”(clone)是一个新出现的书面外来语动词,目前主要以双音节形式出现,但笔者认为在使用该词频率特别高的人群中,作为动词的“克隆”按照 MinV 原则很有可能被简称为“克”或“隆”,因此,笔者给出的是一个各词类外来语词长的大的趋势或规律,并不排除由于语义及文体等因素产生的例外。候选项 d 和 c 一样,也一定程度违反了 MinV 限制条件,但是候选项 d 违反的却是 CODA-CON,因为其中出现了韵尾 /d/。以上惟一违反 DEP-IO 限制条件的是插入了音段 /e/ 的 e 候选项。

形容词外来语也应同样受到表 1 中评估器

(EVAL) 的制约,此时激活的 MinA 倾向选择单音节的形容词,因此,“蔻”比“蔻特”优胜,“酷”比“酷嘞”优胜。笔者认为,虽然“幽默”这个双音节形容词也被用于口语中,但它最早是由林语堂半音译而来的(互动百科),有语义和历史因素,应不在笔者纯音译的讨论范围。如 MinA 所述,形容词外来语原则上也可以是复音节词,因此,可以出现如“罗曼蒂克”这样的词,但是该四音节词当今已很少使用,更多使用的是在此音译基础上的意译——“浪漫”一词,在(东北)方言口语中甚至更多使用其单音节形式“浪”,这也进一步支持了最小词细分这一理论框架。

对于名词外来语,此时激活的是 MinN 限制条件。笔者认为,从认知和社会学角度,表示事物名称的名词必须特别清晰,对于外来语音译就体现为忠实性要求大大提高,即 Max-IO 或 Mimic 限制条件的优先级至少要提升到 $[\text{MinN} \wedge \text{MinV} \wedge \text{MinA}]_{\text{LOANWORD}}$ 之前。^[19]这也与 Smith 关于不同词类的不同音系表现研究相一致。^{[8]2439}根据 MinN,从词长看,名词外来语最小词是双音节,如“拷贝”和“坦克”等,也有很多多音节外来语名词,如“泰坦尼克”(Titanic)和“阿迪达斯”(adidas)等,如表 2 所示。

表 2 名词外来语“阿迪达斯”的音节调整优选论分析

Input: adidas/adi: dəs/	* COMPLEX	CODA-CON	MAX-IO	$[\text{MinN} \wedge \text{MinV} \wedge \text{MinA}]_{\text{LOANWORD}}$	DEP-IO
a. / adi: /			dəs!		
b. /adi: da/			s!	?	
c. / adi: das /		* !		?	
d. ɔ̃ / adi: dasi/				?	*

候选项 d 只违反了级别最低的反增音限制 DEP-IO,因此为优胜者。候选项 a 和 b 都违反了对

于外来语名词比较重要的反删除限制 MAX-IO,候选项 c 问题最严重,因为它最后的音节韵尾 /s/ 是汉

语中不存在的(CODA-CON) 因此除了候选项 d 的说法外, 口语中也有人采取 a 和 b 这样简化后的说法, 在经常从事运动品牌服装买卖的人员中间 /adi: / (“阿迪”) 用的最多, 这应该跟普通话名词中 85% 都是双音节词有关, 尤其在民间口语中, 人们已经形成了外来语名词的双音节最优模板。^[20] 对于民间口语, MAX-IO 应该像表 1 那样排在 MinWd 之后, 但是对于较正式的语境, 表 2 中的候选项 b, c 和 d 虽然不是双音节, 不是最理想的形式(表 2 中的“?”), 但是不影响以上的分析结果, 即“adidas”在汉语中的正式品牌名称的语音形式为 /adi: dasi/ (“阿迪达斯”)。

至此, 可以把评估器(1)更详细地分为两种情况。动词及形容词外来语应该遵循评估器(2) a, 通常的名词外来语应该遵循评估器(2) b。

* COMPLEX, CODA-CON $\gg$ [MinN $\wedge$ MinV $\wedge$ MinA]_{LOANWORD} $\gg$ DEP-IO $\gg$ MAX-IO (2) a

* COMPLEX, CODA-CON $\gg$ MAX-IO $\gg$ [MinN $\wedge$ MinV $\wedge$ MinA]_{LOANWORD} $\gg$ DEP-IO (2) b

四、结语

通过短语重音分析及实际语料论证了一直未被关注的这样一个假设, 即汉语外来语中的最小词长(MinWd 限制条件)与词类有关。笔者的理论解释是, 无论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都是被放置在短语中来使用的, 它们在短语结构中通常所获得的重音情况各有不同, 而汉语词的重音强弱直接体现在音节数上, 因此, 每种词性的词语的长度也就各有不同。根据“Stress-XP”理论, 分别分析了两种汉语基本短语结构的重音分配情况, 即_{VP} [V NP] 和_{NP} [_{ADJ} [AP]_{HEAD} [NP]] 得出名词的词长偏长, 动词最短, 形容词较名词短些。汉语的这种词长与词类的对应关系必然地反映在日常人们的外来语使用中。正因如此, 笔者认为, 应该把和外来语改造有关的 MinWd 限制条件细化为 MinN, MinV 和 MinA 三种情况, 三者以布尔合取关系 [MinN $\wedge$ MinV $\wedge$ MinA]_{LOANWORD} 统一在 MinWd 之下, 可以把评估器(1)按词性详写为两种序列, 即评估器(2) a 和(2) b。

参考文献:

- [1] 刘丹青. 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2).
- [2] Yip M. Cantonese loanword phonology and optimality theory [J]. JEAL, 1993(2).
- [3] 张吉生. 再论汉语外来语音节可接受性的优选论分析[J]. 外国语, 2006(2).
- [4] Kang Y. The emergence of phonological adaptation from phonetic adaptation: English loanwords in Korean [J]. Phonology, 2010(27): 225—253.
- [5] Fleischacker H. Cluster dependent epenthesis asymmetries [M] // Albright Cho. UCL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Los Angeles: UCLA, 2000: 71—116.
- [6] Steriade D. The phonology of perceptual effect: the p-map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constraint organization [G]. Hanson K, Inkelas S. The Nature of the Wor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151—179.
- [7] Prince A, Smolensky P.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interac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M].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1—304.
- [8] Smith J. Category-specific effects [M] // Oostendorp M, Ewen C J, Hume E, et al.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onolog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1.
- [9] McCarthy J, Prince A. Prosodic morphology [M] // Goldsmith J.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1—105.
- [10] 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3.
- [11] 蔡长虹. 当代汉语词汇的单音节化现象考察 [J]. 汉语学报, 2007(1): 89—92.
- [12] Luke Kangkwong, Lau Chaakming. On loanword truncation in cantones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08(17): 347—362.
- [13] Truckenbrodt H. Phrasal stress [M] // Brown K.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nd ed. Oxford: Elsevier, 2006.
- [1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15] Selkirk E. Sentence prosody: intonation, stress, and phrasing [M] // John Goldsmith.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550—569.
- [16] 袁野. 实义词最大投射理论与汉语含动名词短语重音 [J]. 现代外语, 2011(1).
- [17] De Lacy P. Maximal words and the mōri passive [M] // McCarthy J. Optimality Theory in Phonology: A read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495—512.
- [18] Crowhurst M. Constraint conjunction [M]. Oostendorp M, Ewen C J, Hume E, et al.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on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1.
- [19] Yip M. Perceptual influences in cantonese loanword phonology [J]. Phonetic Society of Japan, 2010(6): 4—22.
- [20] Yip M. The convergence of labor between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M/OL]. Amsterdam: Meertens Institute, 2009 [2013-03-10]. www.unileipzig.de/~exponet/pst.html.